平報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星期六 陰曆丙寅三月初六日
第一千五百六十四號
電話南局五千二百四十三
本報開設宣武門外南柳巷五十八號
郵務局認爲新聞紙類

出售活動電影機 (遂片 數捲 子式 價廉) 出賣並頭號大穿衣鏡 (用者請到 地安門外) 父子大藥房接洽 (價格面議 隨時 ...)

俠情小說 鴛鴦劍 (二百四十二) 友菊編著

敬思說這件事我到有個主意 景虹說請大哥說一說 敬思說此地原有的住戶 是張王李趙幾姓 他們誰也不知道 可是這裏有鄉紳地保 他們一定知道 明天把他們約來 叫他們把原有住戶姓名開寫出來 按着姓名招集了來 叫他們各認各人的舊業 認清以後分割爲業的事 叫他們自己辦 業主原沒有不樂意的 若說是報知當官 或是一樣完事 我想此地既離該管官吏很遠 通知他們也是很麻煩的 而且這種麻木不仁的官吏 事前既如聾如聵 忍心聽賊人殘害人民 他那裏有良心二字 不過都是些衣冠禽獸而已 若是一報告他 他們又要借事冒功 求陞官發財 依我的主見 就是招集鄉紳地保 到是省事的 景虹聽罷皺着眉說 這些鄉紳地保 那有一個好東西 一面聯和官吏 一面結交盜賊 簡直也是禽獸的一類 行爲 我想總是靠不住的 敬思說他們雖是靠不住 有咱們監視着 大料他們也不敢別有存心 靜元說 一個辦法到是不錯 景虹說二位兄台既以爲好 明天就是這樣辦 一切善後 就求敬思大哥代勞辦理 再請你們哥兩個作爲幫辦 小弟因爲這個姓梁的來的突兀 或者任我要辦的事上 有些關係 靜元說這個人他說姓梁 我心裏也是動些猜疑 彥周說那個女的不也是姓梁嗎 景虹點點頭 敬思不知他們說的是那裏的事 又不解意思 追問 又聽靜元說 那末子齊那邊你們三位回去不回去哪 景虹說事已辦完 回去不回去沒有甚麼要緊 [illegible]裏的事 有你們三位 我也放心 靜元說那末咱們在那裏見哪 景虹聽靜元一問 用手指捏着腦門子 想了一想說 我此次白跑了一趟西湖 一點形像也沒得着 據我想此人大概仍回雲南 莫若我仍回雲南 或者也許遇上此人 即或遇不上他 我也得見見岑督 不然一去不回頭 未免叫人默默談論 說我們說話靠不住 伯們路上遇不見 最後就在雲南見了 靜元對彥周說 你這又是萍蹤無定 此事到沒有甚麼要緊 惟有這個女俠 你見不着則已 你要見着 可要加意留神 (未完)

哀情小說 彩與血 (九十六) 覺非編著

不夠告訴王升一聲兒 我而給你 王夫人怒沖沖說道 大姐 您不要費心……剛說到這裏 蘇夫人連連向他擺手 即把下半句攔回去 因湊至近前說道 我這錢是給秋少爺買餑餑吃的 不干您的事 王夫人見蘇夫人實意要給 只得讓秋圃接過 王夫人又把秋圃一拉說道 三年後再見 王夫人送至大門以外 方才回去 烏雲掩月 昏暗沉沉 秋圃攙着王夫人 深一腳淺一腳 往工匠胡同口外走 秋圃含悲說道 天已半夜 咱們上那裏住着去 王夫人道 自好上前門小店棲一宵身 娘兒兩個正商議着 忽聽後面有人喊道 王太太 王太太 先別走 王太太一聽 遂把腳步站住 斯時那人已來到近前 見是小王媽 王夫人因問有甚麼事 小王媽氣吁吁說 我們小姐已然知道您老娘兒兩個來了 聽說老爺悔婚之事 哭得死去活來 又聽您們困到這步田地 命我趕快把小姐的小箱子開了 包了一百塊錢 叫我趕緊給您打點好了 並說此時夜已深了 應當往那邊去 再想法子 說着話 便將錢交給秋圃 王夫人接過 會幾何時 又包了一個包兒 ……裏一走 不由滴滴落淚 暗從先我在這院子 也是一個主人翁 俯首一望 一面進了房 小王媽說道 又抱着兩床大被 且在這兒等一等 我給您端燈去 一時把 手內提了一個包兒 累得氣喘吁吁 進門放在炕上 又出去了 少時又拿來枕頭 千萬勿卻 來 先把枕頭放下 然後說道 這包就是小姐孝敬您的 請您賞臉收下 王夫人一見 好不傷心 話也不答 竟剩了哭啦 秋圃也站在一旁落淚 小王媽的眼圈兒也紅啦 因說道 老爺想透了 不料反倒遇了難 若好好任這兒住着呢 那裏有這一場 一邊叨嘮着 一邊把兩床被子鋪好 又說道 王太太和秋少爺今兒這一天的路 走得夠累的了 (未完)

咳嗽 太平丹 防疫

樂山止咳化痰丸 專治男婦老幼 傷風咳嗽 感冒肺咳 嗜好烟酒傷肺 咳嗽 以及各種咳嗽 無論新久輕重 痰喘 咳嗽癆傷咳嗽 每屆節令必犯 諸般咳嗽 多年肺部 咳嗽夜不安眠 五勞七傷各症 服之立愈 真肺部至寶 各病也每盒洋一元 每六盒五元 惠顧詳認雙龜珠註冊商標 樂山潤 肺止咳化痰丸勿悞 前門大街鮮魚口外迤南路東中華大藥房 代售處 西單英美藥房 宏濟藥房 西四寶光藥房 東四瑞華藥房 東四北瑞豐藥房 天津寶康藥房 保定華英藥房 張家口中華藥房 中美藥房 德記藥房

救腸痧 轉筋 抽搐 途中受暑 卒然昏倒 感冒陰寒 停食傷 水 酒醉 嘔吐 瘟疫傳染 氣鬱不舒 倦怠無神 嘈雜飽滿 口 吐酸 水耳 鳴目 眩 煩燥不寧 鼻塞 口乾 山嵐瘴氣 水土不 服 車船暈眩之各症 服之皆宜 遇有急難之症 可向方近 各代售處購買 代售處各大藥房 各洋貨店

總批發處北新橋南路東志善藥棧 電話東局一〇五〇

吳書雲 各種靈藥

乾坤化育丸 專治腎經不足 陽萎不舉 夢遺滑精 耳聾耳鳴 婦女經血不調 子宮寒涼 補腎養血 價目單 大匣洋二元 …… 楓脂龍腦膏 專治一切皮膚病 …… 琥珀淋濁丸 專治風火淋濁 …… 續京腎瘀散 專治筋骨梅毒 ……

北筋與書雲藥室 前門外糧食店北頭路西大齊家胡同 電話南局四七〇六 四七三〇 無代售處

新到 亞維斯 淋濁藥

此藥專治新久 急性慢性 花柳淋濁 十年不愈 各種淋濁 服他藥罔效者 速服此藥 立能沉痾 病輕者一瓶全愈 病重者兩瓶除根 此藥新到無多 請患是症者 速購爲幸 此藥定價每瓶弍元

代售處 西單牌樓英美大藥房 電話西局五七九號

尋人

王桂林汝勿要在外居游 自從汝走後至今汝父 飲食不進 母親日夜盼望 汝如見報 着急速來家 汝命在旦夕矣 父王少卿

倒底聲明

廣祥益布舖業己 ……經中人說合 倒與 聚寶堂 ……

劉劍秋牙科大夫

專治牙科各症 精術鑲牙 寓前門外大柵欄路北老德記藥房樓上 電話南局五百九十四號

成興雲買賣雜項社

本號收買珠翠玉器 紅貨古瓷 ……

懋業鐵工廠發莊

精神養成會 療養院

中西音樂會

成記白灰 減價

本莊自運山西紅 ……

感謝良葯

……

美國新製特別吉士煙到京 五十支

武俠小說 浮白快

大洋六角 本書原價大洋七角 ……

戲目

廣德樓 (三月初六日白天) 李萬春 藍月春 王少樓 小奎官 陳富瑞 俞步蘭 小桂花 小壽山 魏運芳 余斌壽 馬上緣 華庭 俞振庭 李少春 劉升小樓 陳長勝 香葵……

中和戲院 (三月初六日白天) 張金碧 高韓文 寶汪李 自盤 晏桂玉 媚子菊 小金秀 由樂 小慶文 鑫王 譚清芬 花蘭峯 芳樓 榮卿 譚富 ……

景泰園 (三月初六日白天) 小雲 小董丁 吳陳鳳仙 高 ……

恆盛油房

洋一圓三斤六兩

遺失憑單聲明

香油大減價 裕興油店

香煙空包換畫片章程

敬送一月半價優待券

華北大藥房 長壽粉

胃寶

風濕骨痛 清血解毒 一九一四

中國保丹

救急良藥 起死回生

慶隆茶莊

紅龍井 每桶大洋七角五分

(功用) 此茶係上等龍井用新法培成 飲之不但與衛生有益 且能化痰潤肺 助精神 活血液 誠爲無上之紅茶

天津保定均有分莊

九一九 五淋白濁丸

第一消毒藥水

小腸疝氣丸

廣德堂祝家老舖

龜齡集

瘀藥一掃光 白濁丸 第一消毒丸 全料消毒丸

調經養血救坤丹

專治婦女經血不調 ……

咳嗽痰喘救急丹

設北京前門外新華街內路西北 張寅卿藥室

防疫聖藥 太上避瘟散 神效無極丹

專治四時瘟疫 ……

暹林室痧藥除濕水　此治痧症中暑霍亂吐瀉各症、兼治濕氣、乾溼疥瘡、牛皮癬、小兒胎毒、婦女痞塊、經理處東四瑞華大藥房　寶安瑞藥房、東四牌樓華西大藥房、永興光前街

緊要新聞

國軍總退却後之北京

△時局變化後之善後問題

國軍退出北京、經京師臨時治安會維持、京師治安可保無虞、但善後問題亦急待解決、茲將所得報告分誌於下、

△五將領今日到京

某方消息、聯軍將領張宗昌督辦、張學良軍長、褚玉璞軍長、韓雲鶚田維勤兩總司令、昨（十六日）先後有電來京、致京師臨時治安會、報告準於今日（十七日）抵京、共商解決時局之善後辦法、閻E懷慶與志潭亦與張宗昌等同車來京、沈悶多日之時局、將因五將領晤面會商後、而有重大之發展云、

△府院定今日辦公

段執政已準於今日（十七日）乃回吉兆胡同府邸、並決定發表明令、表示暫維現狀、府院亦確定於今日開始辦公、但關於時局解決方法、仍候張宗昌李景林張學良靳雲鶚田維勤等會商後、方能決定云、

△治安會重要會議

京師臨時治安維持會、昨日（十六日）下午三時、在市政公所開會、茲將議決要案誌之於下、（一）各城門加派稽查、凡由城門外兵士入城、由上午九時開城、下午五時關城、不得攜帶武器、（二）京兆尹問題、將寶惠氏與曹之備司至京兆尹公署、由本會取出印信、以便履新視事、（三）由本會名義購置食品、犒賞奉聯軍、（四）京兆尹、崇文門兩處、公推孫、次老聘名蓋乘老決定、京兆尹崇文門兩處、速派人前往照料、此外又議決致電各方、將從速請速籌商善後辦法云云、

奉軍圍京城與治安問題

鹿鍾麟退走後、警察總監由吳炳湘繼任、京畿警備總司令由唐之道担任、現由憲部

組織稽查隊、分為四大隊、向各地察查、該稽查隊臂章有維持治安四字、布用黃色、各區署警察均備武裝、加派梭巡、臨時治安會會長王士珍、已到會辦公、昨午君之治安會派池參議赴奉聯軍、與王接洽維持京畿治安事件、至於奉聯軍雖團駐各城外、但已聲明決不入城、茲將所得報告分誌於下、

△奉聯軍環繞城外

國軍退却時、在西直門外車站、車聯軍曾開放兩排步槍、國軍並無損失、亦未回擊、現各城門均滿駐奉聯軍、但均無入城模樣、又聞永定門外駐有奉軍一團、兵士均宿各客店及各貨棧、團長岳國棟則駐於德春厚、秩序尚稱嚴整云、

△直奉軍均不入城

京師臨時治安維持會接收警權後、即下一緊急命令、將各城門關閉戒嚴、昨晨一時、奉軍已陸續進至朝陽永定東便三門城外、治安會以京城地面重要、恐奉直軍入城、當即公函各方軍隊、請勿入京、如城外有事、可由守城兵轉達、原函云、現在各路軍隊進駐京畿、前接奉天張雨帥文日通電、請切勿波及、即日退出北京、彼軍撤退之時、決不遣一軍一卒、即部軍停攻之日、又接保定靳總司令文日電稱、首都震驚、部下處處早經宣言、極端重要、暨玉帥明令、應尊重諸老維護京師意旨、已飭各路官兵、不准入城、各地方愛重民命之至意、同人等感佩莫名、目下國民一軍亦已完全撤退、京城秩序、由警察負責維持、同人等理當勉竭棉薄、盡匡襄之義務、祈端遵師令、官兵即任郊外駐紮、勿庸入城、行後接洽事件、即乞酌派長官向駐紮城門之警察說明後、再行入城、祇頌戎祺、諸維鑒察、四月十五日、王士珍趙爾巽孫寶琦汪大燮江朝宗、因城門已閉、不敢輕啓、附王士珍趙爾巽名刺、由西路之田軍專人送去、在盧溝橋當派京漢路局專人送去、田軍入城不確、其第十一師第一百六十三旅第六團、係第十一師、其在永定門外傳、係聯軍團長岳國棟所部、其在朝陽門外者、

△唐之道軍隊入城

冉篤慶所部軍、奉張雨帥令、決不入城、務請勿念、該團長聲明、本言後當由冉

唐之道退出通州後、即率所部向北苑防、前晚六時許、已有一營進入東直門內、昨晨四時、所有唐部大隊由德勝門入城、進駐警衛司令部、凡前日警衛隊駐守地方、均由許氏派隊駐守、闔雍和宮廟內計有二團餘、又復有重炮隊追擊炮隊開入德勝門、衆說第七十一混成團午前七時十分開入帥府、第七十二混成團午前八時開入天壇、另一團開入景山、另有炮兵一團開入旃壇寺、

△警備司令部布告

為佈告事、照得比年軍興、國多故、四民失業、百物凋敝、烽烟瀰漫、海宇騷然、頻繁驅民於槍林彈雨之中、餉糈日追、徵調炮火硝烟之下、蕩產析家、彼寡此孤、暴尸骨於外、啟驚疑虎視、思維四內、而國困民窮、人心厭亂、良用悚愧、茲幸民意期寧、西北軍既經撤退西行、平倡導、擧國景從、各友軍亦和衷共濟、從此昇平景像、於今再睹、而火熱水深之黎庶、咸登袵席之上、惟京師乃首善之區、國都所在、友邦使館、林立、內政外交、均關重要、當此撤兵之際、地方秩序、尤須維持、之道不敏、丁茲時、負全責、且本師原係京衛軍之舊、尤當勉任、維護地面、與四方賢達、長策久安、告示商民人等、願與各安爾生業、勿相驚擾、倘有不肖之徒、造謠生事、意圖危及地方、為此者一經覺察、定即從嚴懲處、決不姑寬、其各凜遵勿違、切切此佈、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係借用第九師印）

國軍總撤退之前後情形

國軍因前方失利、遂於前日下午四時下令總退却、各方駐隊均紛紛來裝調遣、

六時許、前夜七時許、自前門大街經過西城西長安街西四牌樓、直至西直門、沿途均有警察為保護、步兵騎兵炮兵及載運子彈等騾駝隊絡繹於途、則分由地安門北新橋一帶、至東北城一帶地方、隊及國軍移動、西直門又開、前晚七時許始退完竣、昨晨五時許、電田維勤、本軍總退却、請貴軍即十時三十分入京維持一切、惟田軍並未入京、及其他重要職員、率所部向南而去、乘京綏路專車赴西直門外劉曠、國軍退却後行止如何、亦堪注目、茲據某方報告、國軍退却後情形如次、

△暫駐地分三處

國民軍退却後、其暫駐地點約分三處、（一）張家口為鄭金聲第三師、（二）南口為鹿鍾麟之警衛軍及其他少數軍隊、（三）沙河為韓復榘部、

△南口挖有戰壕

鹿鍾麟退後、其前敵總指揮部移往南口、該處亦設有戰壕、挖於三個月前、工程係由某工程師担任、為最後堅固防禦、現最後者為石友三、

△五軍三軍態度

駐牛欄山武振該聞駐京國軍退却、已與處昨午起、表示服從、入休戰狀態、三軍楊清臣何遂任副司令、

△唐部改警備軍

國民軍第九師自通州退却後、紛紛退入北苑、一部分於昨早（十六）天明、由德勝門進城、駐於天壇、唐部已改稱京畿警備軍、自謂作國奉兩軍之緩衝、並將有通電表示、保屬捷造云、列彼之名字、

△雙橋國軍繳械

昨日有由齊化門來京者、悉雙橋國民軍被包圍繳械、一時市民極為驚疑、查前項槍聲、係發生於雙橋附近、因奉軍由通州到雙橋時、即將國民軍第六旅包圍繳械、被包圍之國民軍亦略有抵抗、雙方會開槍所致、但國民軍現已被繳械、業已安然無事矣、

△國軍退出撞車

國民軍此次退出京、昨晚八時撤退時、行動甚為敏速、惟據軍界消息、車輛太多、情勢急迫、有至廣安門因知照不及、車頭相撞、死傷兵士甚多、是否全數安然退避、尚難斷定云、又聞兵多車少、南口一帶擁擠不堪、

△阻止三軍入城

自昨晨起、安定門外槍聲甚烈、事後調查、係有國民三軍一連、欲從安定門入城、唐之道軍隊加以阻止、致發生衝突、但已平息矣、

國軍退防後之市面情況

國軍自前晚九時起、即開始退出北京、至昨晨五時始撤退完畢、市面因之十分蕭條、又因雨之故、行人甚少、茲將各商店有開門者、有未開門者、各情形誌錄如左、但秩序尚好、

△四郊

（十六日）仍未開市、各商店及住戶、均於前日下午三時即將門戶緊閉、昨日亦未敢出門、指身為業者、多挨餓、情形非常慘矣、至於東南郊、完全肅清、並無國民軍之足跡、地方秩序恢復如常、所遺留之三五散兵、亦均繳械、

△東城

前晚七時後、王府井大街一帶、已滿排兵車、市民驚疑、悉國軍退却、是時警衛司令部已有大批隊伍遷出、後見帥府商戶均已閉門戒備、昨午十時、東四牌樓一帶、商民尚少開市、朝陽門未開、亦甚少人來往、行人積沙土口袋、約八尺高、有一營軍隊防守、

△南城

前晚七時許、外大柵欄、廊坊頭條一帶繁盛街巷、均已緊閉街門、並有許多保安警察在街口嚴防、該處保唐之道所部、

△西城

西四牌樓南北一帶商店、昨早十時頃、尚未開市、各戲園如中和、昨午均回戲、世界也以及天樂各戲樂、至於北京繁盛之區、所有電燈、經商家向電燈公司要求、前晚華樂頓成黑暗、德慶樂、禁止行人往來、前門、八時即分、防範、

△北城

昨日下午一時、安定門及鼓樓大街一帶、堆積沙土口袋、由唐之道部三五成隊、各商家以恐慌異常、部軍隊及警察分段擇要守備、業頓呈蕭森嚴肅之景象矣、

雀寶珊腰疼立止

腰痛之症、有氣滯腰痛、有風寒腰痛、種類甚多、有閃挫腰痛、有腎虛腰痛、不一、腰痛者非止腰痛、致病不能止、日補腎火炎上焦、即曰腰痛不止、妙在不滯反覺入內、月腰痛治法亦異、今有北京東四牌樓二月間寶齋古玩行醫治各種腰痛最能、左云敝人於今春偶患腰部、主任仲友文乾坤再造膏之力、於者呻吟服甚多遠、效果久腰痛之症、再造膏之藥力、重內牀痛不能登報章、先生之乾坤、極膏外貼專治各種腰痛、大藥房購買貼之、再造若腰痛、不出三日大見輕減、繼而又買五張、貼左腰部、病除去、如釋重負、每張一元、十張九元、用已鳴謝、仲友文乾坤再造膏、快癒中不勝銘感、陸續購買、謹肅無函則、慶國隔壁華英大藥房保定華英、東四瑞豐、張家口葆記、瑞華、西單英美、北京大柵欄西四寶光西三、天津老德記、石家莊亞麗天、綏遠中西

積善堂劉 專門眼科

眼為一身之主、得病不可輕視、凡內障外障、十二症、能立起沉疴、本醫多年秘方、專治各種眼疾、風火爛眼、迎風流淚、雲翳遮睛、暴發火眼、紅腫疼痛、視物昏花、夜盲、青光白內障、近視遠視、沙眼倒睫、胬肉攀睛、一切眼症、本醫受三代家傳、救愈多人、果透一線之明、皆可定日保好、每日施診按病給藥、愈後受謝、如有遠路或不能親來診治者、本醫有秘製還睛丸、效驗神速、半料保好、一料除根、每半料二元、每付三元、每付三十枚、寓西單牌樓南路東前牛肉灣西口內路南、詳認三十五號門牌、積善堂劉醫

脚氣難忍不可不治　連治濕脚水氣、去濕止寒止痛、藥到病除、經理處東四瑞華大藥房　寶安瑞藥房、東四牌樓華西大藥房、永興光前街

社會新聞

△派員偵查地面

京師警察廳以時屆多事之際、恐有匪徒潛伏各處滋擾地面、特派偵緝三十八人、逐日前往內外城二十區界內各地偵查云、（戊）

△發現自縊一則

日前早八點、安定門外關廂北郊警察、查見報告本地方發生男屍一具、據法庭派員相驗、死係自縊、並無別情、轉飭關帝廟該管、上於昨早發現自縊男屍一具、亦經派員相驗抬埋云、（乙）

△逆子氣死行竊

左安門內三義廟十號住戶湯德明、子長文生、通過火、時有違背父命、其父因此未與長子娶妻、文生為惹氣、欲娶某、婚擬於日內迎娶、由家中竊去現洋三十元、將新郎衣服及首飾物件、全行竊去、遂將該子尋獲、隨扭送外左四區、

△賭輸以妹抵賬

北城玉皇閣住戶劉明誠、素無正業、同某博、累賭負欠、借貸遍索、劉某急得無法辦理、以親妹抵賬、其妹已將其妹誘回、並立字據、做為抵押、姨太太二十餘元、洋錢之有餘、謂殺之有餘、（丁）

△男女潛逃同眠

崇文門內馬匹廠住戶田姓之女桂貞、年二十歲、素講自由、與黃姓子私自同居、戀愛於昨早該女與黃姓子私自同居、次日一始、其父將該女尋回、住了一宵、該女無法、其父大怒、處同眠一宵、始說與黃姓子私奔、

△夫妻毆成訟

西直門內火藥局住戶田廣章、年三十七歲、京東武清人、其性最淫、在西直門外鐵路充當廚役、年二十九歲、其妻劉氏、秀麗當搬、年二十五歲、聞夫當發生愛情、時常赴田家閒坐、氏發生愛情、於是給劉氏置買衣服首飾、昨日田某由外歸家、見其妻花枝招展、常漂亮的衣服首飾、心中料想自己必是與別人勾搭、邪裏來的衣服首飾、於是質問劉氏、夫妻二人始而口角、

田某情急、抄起木棍、將劉氏毆傷甚重、幸有鄰人出門喊來警察、問明情由、帶往內右四區究辦矣、（己）

來件

△京師臨時治安會簡章

第一條　本會為政局未定京師治安亟待維持、特邀集發起定名曰為京師臨時治安會、

第二條　本會由地方官廳延請暨本會會員

第三條　公推者組織之、本會籌畫地方上治安事宜、

第四條　本會對於京師人民及外僑之生命財產力籌安全之策、

第五條　本會在戰事未畢以前竭力為和平之倡導、

第六條　本會公推會員一人為會長有事故時得臨時公推主席、

第七條　本會每日於下午二時聚集辦事遇有重要緊急事宜得由會長臨時召集、

第八條　本會遇有特定重要緊急事務得於開會時就會員中公推若干人為專任委員、

第九條　本會設主任秘書一人秘書若干人、

第十條　本會設事務主任二人事務員若干人、

第十一條　本會係暫設性質俟大局粗定即行宣告解散、

第十二條　本簡章應行修改事宜隨時得由會員提出會議修正、

△中國紅十字會京兆分會來函

敬啟者、敝會前以近畿各縣軍事緊急、人心惶恐、紛紛逃避、為救濟來京難民起見、特在地安門外廣化寺附設婦孺收容所一處、於四月一日成立、業經函達查照、並登報在案、刻已收容百餘人以上、除由敝會按日供給食物、所有衣被等需、又承諸善士慷慨解囊、相助給予、收容所自成立以來、善家解囊相助、實惠多多、茲將經收惠捐各款物品、列於後、以表謝忱、並登載以昭公信、除衡名及捐助並物品、伏乞、此致、諸大善士、中國紅十字會京兆分會謹啟、與彰德同人仰感貴公善、

文記捐助玉米麵七百斤、鹹菜五十六斤、楊仲達捐助現洋二元、鎰卓英捐助現洋一元、陳白坦捐助現洋一元、洋一張叔美捐助現洋一元、椿記捐助現洋三元、光禪師捐助現洋一元、無名氏捐助現洋十元、孩童袜衣褲共二十一件、布襪洋襪十八雙、鞋二雙、繩帽一頂、

實事小說　因果律（三十八）（劉天然）

算好、店內掌櫃的為人忠厚、仁忠誠無比、又知道馮仁的來歷、發了惻心、便留馮仁在店內居住、時能幹、一年半載的飯店、言說、還馮仁於萬般無奈、何時有錢何時再說、便在店內閒住、雖然到了時候、只可苟延歲月、無奈心中是不忍、馮爺又是拘謹的人、是天天發愁、因此也沒顧的給家中去封平安信、這正是『一篇實之人為造化最高貴、之製作品』有一天馮仁剛吃過早飯、背着手在店外徘徊散步、忽聽背後有人呼喚自己的名字、馮仁更回頭一瞧、心說他乃是自己的一個同事、姓郭名建章、湖北的人、却因何來到這裏、想着早轉過身形、郭建章早已到了近前、拉着馮仁的手說道、你怎會來到這裏、馮仁一字不說、郭建章說、你已往的事情、我也聽說了、像這樣的狗官、就應當槍斃、道太沒良心了、馮仁道、我現時在漢口海內作事、你怎會在這裏、郭建章道、建章的叔父在這裏作什麼事、你已不南北相隔、都來看望我叔父、你為什麼到這裏來了、馮仁道、郭然你們二人豈不南北相隔、為到這裏來看望我叔父、現時在漢口海內作事、你因此這裏也看見、郭建章道、你也別去受了困吧、你許是落拓不得歸去、落好辦、我們一直來到店裏、郭建章給了櫃上十二塊五角、又給了二塊洋錢現洋十二元、道都由郭建章還了、還有大哥的到東屋中坐下、郭建章道、你到教堂去、那裏的牧師很信任我、還有、你還是給你找個職業、且比道些強、你這時候也可以無法推辭、處於苦時代、到這東街之上、新式的一個洋樓、正是郭建章叔父的住所、郭建章到了門前、二人然後到一個裏面、給郭建章的叔父見面、已收下一師為人最求、也是精明強幹、他父親郭建章謀的生活之路、當過下馮仁便見知縣、馮仁是個正經人、而且忠厚、已極見當下本堂充當幹事、佈道員、由此馮仁便委派他內在作事、且說本縣的知縣朱禮、天早先在某縣、堂口當書記、居然後來因為能諂媚、升到營長之位、提拔的充當師長、（未完）

偵探小說　玻璃島（八十六）霄羽編述

剛走了不遠、就見有兩個小嘍囉、說兩位王爺上那邊、露珠二人一聲不語、一直到了後寨、一使暗令、把一萬六千壯丁聚齊、說玻璃島朱春驪大王、跟我們借兵、我們打算領你去、衆人齊說、王爺上那裏、我們跟到那裏、於是一萬多人、一齊到了後山鶺鴒江邊、解纜上船、就魚貫相接、出了後山口、正在這時、就聽後面聲音吶喊、然在江上一隻虎頭船、上面約有八百多壯丁、挑着一個大燈籠、是個田字、知道是爬山虎追下來了、趕緊促着快走、這時雙方一越而上、一齊拐過江嘴、後面爬山虎那隻虎頭船已說、爬山虎與二人要分個勝負、說時快、他劍就砍死幾個壯丁、露珠大怒、那敵人往紫珠、戰了四十餘合、不分勝負、田紫珠手持兩口蛾眉刺、與二人就在船板上一往一來、擒田紫珠、爬山虎一瞧這個形態、氣得渾身亂抖、兩口劍、如飛、又戰了五十餘合、露珠的劍從容俐俐、一步逼一步、鴻咴一聲、實劍、說快走、那衆船一直走了一會、又到了一個山頭、紫珠漸漸有些敵不住、甩手扔下一劍、剩了台手、隻虎頭船上、指揮八百嘍囉、讓拿、當下就見紫珠忽然一聲、鏘響、祁熨手裏竹竿、站在紫珠、劍依舊死戰、露珠就知祁熨來了、就聽一聲、鑼響、紫珠知道不濟事了、大喝一聲、箭不射就是甘、露珠越到虎頭船上、說你們、別射、我田紫珠待兵士為同親兄弟一般、今天不得已、忍得降了、恐田射壞了本山的健兒、我不是對手、不要抱怨、人你們、何負於你、他人却要尋死我、衆兵齊說、田紫珠跟你們往山裏受什麼罪、遍分我們搶家、比你強不強、並且終日還分不着飽飯吃、你們能夠體諒、人你如今也是惡貫滿盈、有食有穿、射田紫珠這時、得且盡裂、長歎一聲、說罷了、皮大王你不聽我勸、說着就要拉弓亂、說着把脚一蹤、横劍自刎而死、祁熨一脚、把尸首踢下水去、（未完）

社會小說　三美奇緣（廿二）潤民編述

大爺你也別生氣、以後戒忌酒吧、還不行嗎、總是你女人自己不小心、你要再生氣我給你跪着去、說着自己也哭了、起來瑞雲也哭了、秀蘭也哭了、這時候又把少川難着了、又見淑毓哭着說、我明天把老要臉的、圖下來、高媽着着也哭、淚說完又哭個不了、少川說得啦、算了能、自要你不喝酒、就行了、不要哭啦、我是一死、不早了、我該歇會兒啦、於是淑毓又勸大家說、用哭了、大妹妹今天可得跟我、不生氣收拾這屋、明天再說、我四寡婦道一時一見他、淑毓全上裏屋說話去了、樂子呀把方才的話、不如趁這個時候、想們一想說我給他一娘、家可不是好惹的、我一准得官詞、准得一准樂子呀、不如趁這個時候、一想說我給他一娘、個三十六着、走為上策、他這才慢慢往外爬、到外院、一看老高在那屋裏、寡婦把門了、寡漸遭才悄悄脚步走到街門一看也上門啦、爬、這時天有十二點鐘的時候、寡婦心裏想作什麼去、寡婦總算開開了、自己出了大門、順大街照直往南、直緊走、警察問說、我上那去、寡婦出走、收生才回來了、巡警一看是個老婆子、他也放他走了、寡婦心裏一想、我從那山城呢、想着去呢、已城是出去了、忽然一想、我的錢還在家裏櫃內、這時寡婦心裏想着上城去、到南關才又拐往東馬道、走在東馬道、我他奶奶的、給他上城牆上扶、他才又順城牆往東、一看有一個可下城的豁口、這寡婦心裏不顧害怕、里多地、城磚下的城來、四外漆黑、雞犬無聲、順這西北風刮了個很大、一氣走了有二里多地、這才找一塊背風的地方、休息休息、心裏想、我等到天明、我去上我姐姐那害去、正在想主意的時候、就一見眼前一箭遠有燐火放光、這寡婦奶奶不知這是鬼火的原因、一心裏害怕、起來頭髮、直乍、一看說、我別在這了、他奶奶地趕緊站起來、一走可也怪、這火追下他來了、可是老傢伙給嚇壞了、只嚇的腿一打軟、他就是直嚷救、人哪這一嚷不要緊、把魔給嚷來了、原來他走在這是一塊義地、誰也不能黑更半夜的往這來、誰嚷救人、有人家有人聽見、全說、有墳五六干、（未完）